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經籍門

春秋總論

春秋為百王之大法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争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特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甞聞之矣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其善貶其惡巳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伊川春秋集傳序

春秋之法大者

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大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先儒徒隨事而傳之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明道又集

春秋之著書

切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有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也上同

春秋聖人之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伊川經說

五經有春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伊川遺書

春秋窮理之要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个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

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叓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傳為按經為斷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竝同上

謂之孔子刑書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聖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康節經世書

春秋之大旨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文公語錄

明道正誼之書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晋伯業優劣文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威晋文優劣論同前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

陸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

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過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盡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方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傳 釋文序

辨孔子有尊周之心

仲尼之心何心哉尊周其心也春秋之法何法哉尊王其法也仲尼有尊周之心而無尊周之權有尊王之法而不得著尊王之事業自衛反魯春秋於是作焉仲尼尊周之心庶幾其有所寓也始於東遷卒於西狩周之典憲靡一不載焉所以始平王者著其為東周之實也所以取威文者以其有尊獎之功也書王正以大一統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存周官之等衰也王稱天以表無二尊別吳楚之僭擬也

何以春秋名書

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

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

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

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

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

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正義

辨杜氏之說爲當 春秋本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爲賈氏之說則曰

春爲陽中萬物已生秋爲陰中萬物已成有取於陰陽之中正也正

議論之亦詳矣切於杜氏有取焉蓋有說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國語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仲尼之

前則蓋有春秋之名矣褒貶之法自仲尼始前此皆編年之書也曰

編年安得不舉四時以爲名哉此所以有取於杜氏之說也

春秋不以日月爲例

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

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故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時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畧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向背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亦既有詳畧不

可以為襃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例者唯卿卒
日食二事而已正義

辨書事時日月之異

春秋書事有時而不月者有月而不日者有時月日皆備者故公羊穀梁皆立以為例以示襃貶使後儒紛然是非交錯旁引曲援穿鑿多門乃曰某事當日不日畧之也某事不日而日謹之也殊不知朝覲會盟侵伐誠不可指日而期指日而畢故多書時天子諸侯之葬禮有十月有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至如災異一日者之曆日者月之不可遍舉其日也曆月者時之不可偏舉其月也曆時者必加自文為異若文公十二年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之類是也亦皆隨事遠近大小而志之何定例襃貶之有哉又加威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此甲戌之下別當有事亦舊史闕文也二傳乃二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若此之類迂怪是者往往從之史氏秉筆臨文以日

月為褒貶或不自決者衆矣大抵事有大小或可舉時或可舉月或可舉日不須膠柱爾若事有都失時月者於歲末總云是歲知時失月者時末總云是時知月失日者於月末總云是日此又先儒之通論為史之大法也史例

五始　非褒貶之要

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正義

春秋之言有三

謂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此三者皆以外內辭別之王者則以四海內辭言之即天王狩于河陽是也一國之言若晉侯卒于扈一家之言若毛伯來錫公命及劉卷卒之類是也穀梁

春秋之諱有四

謂為尊者諱恥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戎為天王諱言莫之敢敵也為賢者諱過若閔二年衛為狄所滅不言滅而言入者齊威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為之諱僖十七年滅項不言威公為賢者諱威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威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為魯諱敗若成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不言及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不言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井廾陘不言及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為同姓諱滅成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者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也鄭兄弟之國而君臣交兵疾莫大焉故為之諱穀梁

辨諱者所以深責

公穀言春秋為賢者諱歐陽子言春秋責備賢者公穀之說得其文歐陽子之說得其意諸侯之賢莫如威文攘夷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此其賢之大畧也謂之諱者則有矣自莊之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羊傳曰取而言降為威

公諱也僖之元年齊師宋師救邢公羊傳曰不書狄滅為威公諱也穀梁傳曰不言齊侯以其不足揚救不及事也十七年夏滅項二傳皆曰孰滅之不言齊為威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君子善善樂其終也僖之二十八年晋侯會諸侯盟于踐土天王寔踐在焉經不言之二傳皆曰諱會天王也不與致天子也冬諸侯復會於溫天王狩於河陽二傳又曰諱會天王不與再致天子也左氏亦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諱則詳矣責安在焉以此知為之諱者乃所以深責之也

辨春秋之諱有公論　昔吾夫子作春秋之書蓋用法之至嚴也然說者謂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信斯言也是春秋無公論也昭公娶於吳失禮之大者而夫子則曰知禮及其卒也書曰孟子卒葉公之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夫子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斯言也是春秋雖有諱未為無公論也嘗讀春秋至於鄭之君河陽之狩見其為天王諱滅項不書

盟蔑父不書見其為魯公諱是孔子作春秋猶有諱也況夫後世作史雖曰秉直筆之權至於品藻去取豈能盡如公論哉

春秋書有異辭

公羊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所聞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所傳謂隱威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是也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畧之叔孫得臣是也高曾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畧之公子益師無駭是也所傳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故內中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止大夫小國畧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是也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王於爵天子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詳故宗仁義幾二名是也益師卒以臣見恩會子稷以君見恩所見臣子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主父少殺

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之世思高祖又少殺子赤不日子般日是也

記事必具四時

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録首月其或不録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歳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正義

無事必書首月

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正義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義並正

辨春秋本用周正

春秋之作紀年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或公羊曰正月者何周正月也而杜預亦曰所用之曆即周正也然周正建子在夏夏為十一月而謂之春故後世或以為用夏正而不知先王建正因時而春秋為歲首理不可易也謹按經書十月隕霜殺菽釋者曰今八月也使為今十月則隕霜不必書也經書秋水大無麥苗釋者曰今五月也使為今之秋不復有麥苗也書冬十月雨雪使今之十月則雨雪不為異書今月無水使今之正月則無水不為異即是而言則孔子之用周正審矣

春秋何以異於史

或曰春秋之異於史也奈何曰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以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刑不能逃於史幸而逃於國之史不能逃於天下之春秋然則惡果不可蓋作者其庶有忌乎此聖人之術蓋至是也窮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不察聖人之心則匹夫而專天子之事春秋固僭也焉得而無罪

春秋何以不書征

陳曰且春秋上下二百年間未嘗一書征者以諸侯之侵伐皆非奉王命以敵所愾將相為強弱以搆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然則陳人蔡人從王伐鄭亦上之伐下不謂之征何也曰征之為言正也伐鄭之事出於交惡而已豈所謂正乎

春秋褒貶之異

林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為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其說孰是曰皆是也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

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是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本於所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事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其說也雖各有所本然亦不可泥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字字皆挾劒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煩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意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蓋春秋之舉當先求聖人作經之文然後褒貶之旨畧得而言之矣

春秋辭有隱直

或曰春秋懼惡之書也賊者之叛不書雖弑君不名季氏用八佾大變也不書陽虎季孫稔禍也不書聖人不赦於其顯而諱於其微也何故曰隱之也聖人嘗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

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當是時天子之權凡移於諸侯者皆歸於大夫矣聖人於諸侯曰天下無道自諸侯出直辭也於大夫曰不在大夫隱辭也嗚呼諸侯猶近也大夫微矣聖人不忍大其微也大夫猶近也降是益微也故夫春秋之僭積而至大夫大夫之僭積而至陪臣陪臣之積吾未知其所終也矣

春秋所書有喜怒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於喜怒之間矣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

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壅於

變其國比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東坡

春秋書卜郊之別

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待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

一辨先儒不明經旨

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或曰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不吉而廢郊是失禮也又據禮養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旨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續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

春秋踰年即位

林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公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王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群公既已聽命相揖遜而出王釋冕反喪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宗主及既殯遂麻冕衣裳稱王受冊命同日而即位矣既尸

天子受諸侯之奠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月之閒已行即位之禮斯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也蓋以大位奸邪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興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蓋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禮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塟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於春二月子赤立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然夏四月子野至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九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

禽嗣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
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竊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
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豈可以絕
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于朝而抗猛王室以危主
父得以立閔而殺莊襄仲得以立宣而殺文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
蓋如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名位早定則不啓亂源也近世蘇氏讀書
顧命康王之誥乃記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
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矣周公
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
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
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為之說也

春秋書伐之例

陳曰春秋書內伐十有五書外伐百三十有七伐我者二十有一與外
伐者二十有九左氏以有鐘鼓曰伐公羊以精者曰伐穀梁以斬草木

壞宮室曰伐趙啖以稱罪致討曰伐皆臆說也晋之

春秋書盟之例

陳曰觀春秋書內外諸侯盟六十有二書公與大夫盟十有一書大夫特盟外諸侯九書內大夫與外人盟七書外人盟六書來盟者五書莅盟四非譏其盟也譏其屢盟以覆信而已晋之

春秋義例不一

林曰春秋書當時之事有顯然易見者聖人欲使學者以理斷之則始直其事焉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之類是也有穫書而後見者欲使學者參而攷之則必始終其事焉宋人伐鄭圍長葛宋人取長葛之類是也有所譏貶而難言者欲使學者思而得之則必變文示意焉鄭伯克段于鄢鄭伯以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春秋三傳之學

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

章以存大慎或直書其事以示首德口授弟子左右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二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劉何子歆歆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明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有冉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無師說

群書考索卷之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教諭譚 瑋 校正

○經籍門

春秋之隱公

魯何以得稱元

劉炫歎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録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正義

何以黜周王魯

經書春王三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

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予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

春秋何以不取隱

古者君薨嫡子立無嫡子則庶長立仲子者惠公之繼室而威公之母也諸侯無再醮則仲子不當稱夫人威公不得為嫡也威公不得為嫡則與隱公尊卑等爾正以長幼為先後爾然而惠公有命為大夫群臣可以莫從而隱公則不可以莫之從也惠公薨群臣以國難立長君隱於是時可謂難矣將為社稷計則先君之命有不及將從先君之命則非徒不可以即位亦不可以攝也周公攝政抱成王而朝諸侯矣未嘗稱王也然猶七年而復子明辟隱公之攝十一年矣口誦立威之言而征伐盟會身自專之一旦千賞蹈利之人媒孽其間則威公非特患其不立也且有懼焉以為隱公必將殺已而終有其國也故隱公不得遂其愛威之心而威終蹈於大惡不義皆隱公之所由致也故學春秋者之無取隱公也正義

春秋何始魯隱公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杜預春秋序）

辨春秋始隱之意

洪曰文王武王都豊鎬是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為東周西周之書有誥命存其詩有雅頌存盛德大業炳如也唯東周賞罰綱紀不可攷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故用魯以名其書耳武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由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未嘗盡錄平王之政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記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於末則亦聖人以此顯示其明歟說者以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按平王三年

惠公即位果如是說則春秋當始惠公矣說者又以為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按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斷若是歟

八年魯鄭易田

春秋隱公八年書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宣王賜母弟鄭威公助祭於泰山湯沐之邑在祊今魯鄭各從本國取近之宜故以祊易許田

辨左氏之說為誤 林曰魯鄭易田後世因左氏之說以罪二國不復顧天子巡狩諸侯朝覲之禮予究其寔不然此盖左氏見是年鄭以祊予魯威公元年魯以許田予鄭又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魯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于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

黄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泰與黄也不可以許田即爲魯舊地而
生易田之説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
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故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
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也田如祁田之類何得以爲魯地近許之
田乎是又不然也況初今在沂州瑯琊郡有祊城去泰山爲遠安得
爲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備如彼説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祊歸魯
必欲急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公之立始以璧假之何
哉況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愚釋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
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然後著使誠
有易田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大隱而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
人嘗所侵有之地而近於魯今歸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
來於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公可以爲援也故以祊地予之鄭歸而
魯入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祊在沂州爲魯地經不書魯失祊
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續故之祊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

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經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謹闕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祊十一年乃合齊鄭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彼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父者謀主於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迨一旦威公簒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壁以求許田名為璧假宜以脅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隙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威十五年書鄭突出奔蔡鄭忽歸于鄭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地許人

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迨春秋之末經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得巳許鄭之事盖由鄭莊嘗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而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傳會之説妄設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田之説既誤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遜公公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盖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於假璧之年何得於隱公之時巳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本末期於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者豈少耶

威公

威公何以不書王

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以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為威無王故春秋不書然既曰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始威也此說近之

莊公

盟扈何以書曰

公羊莊二十三年盟扈曰危之也何危爾我貳言魯莊有巧貳之行僖九年盟葵丘曰危之也何危爾齊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莊二十三年盟扈范曰魯莊怠棄國政憂危是伯王降心與之盟得免初罪臣子喜而録之故曰儀九年盟葵丘傳曰美之也范氏云威德極而將衰自此不復盟矣

閔公

元年書季子來歸

嗚呼春秋之於褒貶忠且恕也愛不隱其惡憎不滅其善季子之過過也而聖人賢之何也曰賢之將以責其備而譏之也君子之觀過各於其黨斯可知矣善不勝其過則聖人書其過過不勝其善則聖人書其善何也夫孟女之子般叔姜之子開莊公無嫡嗣而愛孟女欲立其子問嗣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也而季友以公命使酖之公薨季子立

子般為君夫立子般忠也殺叔牙義也忠與義人臣之大分而季子寔
有之不亦善乎故書曰季子者賢之之辭也父與哀姜私而欲立其娣
之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般於黨氏季子之其力不能勝而奔陳國
人思其忠義以平内亂而慶父卒立子般為君是為閔公閔公立元年
秋八月及齊侯盟于落姑以納季子書曰來歸者喜之之辭也魯人意
也然則魯人喜之春秋貴之而復何譏也曰譏其不能弭亂討賊也何
以見之曰於元年書季子來歸而二年書公薨書慶父出奔見之也何
也季友之賢國人恃之以為輕重安危閔公之請復也既歸矣而不能
誅慶父使賊復得弒閔公此其過一也慶父既弒閔公矣又不能討賊
而平之使復得奔于莒此其過二也夫二者豈國人思之之心而閔公
復之之志也然則於元年書季子來歸而二年書公薨書慶父出奔聖
人之微意可知矣故曰賢蓋將以責其備而譏之也過不勝其善者也
三傳之所謂賢所謂貴所謂善者此皆是矣而未及所謂譏之者故愚得
詳其說焉

二年書吉禘莊公

周曰古者大祭曰禘禘者言所以審禘昭穆也天子之事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見其祭之大者也又曰禮不王不禘以見此諸侯不得有者也而閔公用之嗚呼用於周公可也周於莊公不可也何也昔者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外則郊社內則禘嘗魯之用禘所以崇周公也所以尊周也閔公用於莊公者僭也禮莫重於祭禘者祭之大者也節莫差於僭僭其禘者僭之大者也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之義也而閔公遂滅其尊是無天也無天而行其能君乎雖然閔公之僭有漸周公而禘其兆之乎禮法國之紀綱所以限尊卑也諸侯而行天子之禮豈周公之意也然則成王之寵周公也所以開魯也嗚呼春秋之世諸侯亂天子大夫亂諸侯亂天子者天子也非諸侯也亂諸侯者諸侯也非大夫也然則防微杜漸可不謹乎哉夫子之志在春秋也蓋為後世作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者非禮也古者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謂之禘然

則未三年而禘非禮也故書曰者所以明其未三年者也書吉者所以
明其不宜吉者也然而作傳者言之詳矣而皆未及未所謂禘之僭也

僖公

齊威葵丘之會

僖公九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路秋
盟諸侯于葵丘威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威公之於葵丘夏會而秋
盟一時之事也然則威公圖伯經營出入上下三十年間斯已勞矣然
自服强楚之後行志已盈不能朝于京師或致王世子于首止或致宰
周公于葵丘其惡可知矣

文公

魯卿何以不貶

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注 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
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

齊僖公何以書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注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特未應吉禘而於太廟行之其譏以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也

宣公

書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王三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辯魯僭天子禮 林曰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没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同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然周郊於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相竊郊望之名也已有罪矣

辯春秋責魯僭之深 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其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

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可諂神明有知其肯享非禮之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魯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郊用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稅畝何以書初

十五年秋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其常故曰初

成公

作丘甲何以書

元年三月作丘甲注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歛故書

鄢陵之戰書晦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公羊春秋
不書晦者越盟奚戰是也朔有事則書胥石泓戰是也晦有事不書重
始而終自正也僖十五年巳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十六年甲午晦戰于
鄢陵然則書之者傳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襄公

武仲如晉何不書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 注 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
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

會于宋曷先侯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
良宵許人曹人于宋 注 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

皆不為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所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晋歃而書先晋貴信也陳于晋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春無氷何以書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注 前年知其再失閏頻置再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灾而書

昭公

鸜鵒来巢何以書

二十五年夏有鸜鵒来巢 注 此鳥宂居不在其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黒肱濫奔不書邾

三十一年冬黒肱以濫來奔 注 黒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城成周曷不書盟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晋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注 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産之

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

定公

齊人歸魯侵田

林曰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讙龜陰田左氏謂齊黎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定公使士兵之齊侯將事公孔子辭意以為齊服義故來歸田公羊之說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歸齊田也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請奏四方之樂孔子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乃請奏宮中之樂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後楊雄因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自是幾千年無不信之借如此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

辨三傳設事亂經 設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功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

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為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隙齊國夏伐我首再公亦當加兵于齊逮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於魯服卩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人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人掌取我讙及闡及魯睦于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者十八九矣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耳

孔子墮三都

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為大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公山弗擾以費畔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蓋左氏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借使孔子用事三事信如公羊之說則墮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州仇帥師而後墮郈季孫仲

孫師師而後隳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師師以隳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綱紀乎

哀公

春秋曷終於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注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主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雜辨

子貢未可言春秋

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變禮之意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

子路未可見春秋

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之正名天意也子路曰子

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見春秋也

游夏不能措一辭

孔子作春秋萬有八千言當時門人已不知春秋意語云文學則子游子夏至於春秋不能措一辭

公穀不能盡其意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繫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

諸儒不能至其蘊

諸儒董仲舒劉向晋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不能至春秋之蘊六經詩易春秋為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叙推之差易明放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並祖緣文

三傳總論

三傳何以並行

陳岳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徽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illegible]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尼讖曰後代而得吾書仲舒而已仲舒所業唯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爲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丘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

辨三傳聞見同異

或謂丘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間不容髮矣安得時有繆誤致二傳往〻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證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丘明得非見歟

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

辨左氏與二傳不同

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尚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兼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

膏肓發疾墨守之辨

鄭元何休賈逵伏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簸糠蕩粃變粮抒芳撰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鬪其長是非千種截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谷學公谷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發疾墨守之辨設為謂之膏發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隱公

三傳言二王同異

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

辨左氏穀梁皆失其實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題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朱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為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乎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後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

三傳言隱即位不同

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

辨左氏公羊得其實矣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避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為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之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示遜國之賢君曷以君其首哉君斯之首與君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

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顔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毋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短矣

成公

謂三傳言書王不同

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曆故書王苟失不班曆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滅弑立以爲無主之道故不書

辨穀梁傳經之短

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正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襃貶祚襃貶作而後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曆或不失班曆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

班曆而不書正則幷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爲班曆而書王則倂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正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威褒立以爲無主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

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

三傳言蒸不同

桓八年正月乙卯蒸五月丁丑蒸左氏曰春即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

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蒸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

辨左氏言得其宜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蒸之時也周之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啓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書正月蒸則

夏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國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折衷

莊公

三傳言不書即位不同

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弒君不言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即位

辨公穀不得經旨 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君攝莊以父弒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即位故不書公穀謂繼弒君不言即位則威繼隱之弒君即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於乾谿六月癸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

三傳言築館異同

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公羊同

〔辨左氏穀梁得其旨〕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之而書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六十大夫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姬伯遺王于子齊以魯為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讎文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廼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三傳言錫命不同〕

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能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辨公羊之說為當

析袁曰褎有德賞有功紲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褎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褎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唯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薨石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謹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為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唯文成二公死而錫之唯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為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褎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弑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褎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矣得其實

三傳言書狩不同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讎而刺釋怨也

【辨穀梁之說爲近】凡戰伐盟會爲君臣不敵則必耻之矧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茍公自狩於境內則爲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茍是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意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讎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

【三傳言書及不同】

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公者在君內之早着也

【辨杜氏獨得其旨】陳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策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諸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

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書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

三傳言桓盟不同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不日為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

辨左氏獨得其實 折衷曰公穀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言着於諸侯桓盟皆不曰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如常星不見日食之類是也）內事繫月如書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齊桓是九年立二十一年方會諸侯十五年方伯至僖十七年卒）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

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元年葵丘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温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明會不以月為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

【辨穀梁之説為得】陳曰春秋凡書内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左穀盟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丘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温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例穀得之也

【三傳言來聘不同】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

辨左氏獨得其旨 折衷曰凡外紬之體唯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非紬名氏如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鄭仲孫來繼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紬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

三傳言用牲不同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成鼓以駭衆用牲可以

辨公羊穀梁之非 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眚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茍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為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為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

閔公

三傳言仲孫來不同

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湫來省難公羊曰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諱之也

辨左氏言得其實 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耶豈盡著於春秋耶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胡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見西乞術耶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三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互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成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幾亡爲非仲孫湫語之於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

手故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

僖公

三傳言乞盟不同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

辨公穀之言失其實

圻衷曰公羊嫌與弑君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弛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弑其君也何謂嫌與弑君同歟苟不奚齊為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殺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弑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弑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

文公

三傳言不雨不同

十三年故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辨三傳俱失其實 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為灾多繫於夏如竟夏不雨則為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為灾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為灾也不曰不為災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為灾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為灾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蝝有蜮有蜚不曰為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折衷得其旨

三傳言宋楚平不同

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

辨公羊之說為誤 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為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為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為升絀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絀黜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楚平則為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成公

三傳言丘甲不同

元年作丘甲左氏曰譏重歛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

【辨左氏實得其旨】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為一丘今丘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為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意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為出甲矣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丘則魯賦之本名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謂譏重歛得其旨

【三傳言歸汶陽田不同】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緣詞也不使魯制命於我也

【辨左氏穀梁得其實】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獻玉石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苟

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於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宛且遜聖人為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

三傳言書卜郊不同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曰五卜強也

辨杜氏獨得其旨 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中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二書乃不郊宣三年襄十年并此年杜得之二傳皆誤

襄公

三傳言城杞不同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晋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臣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辨公穀俱不足取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其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碍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晋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晋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

三傳言書雩不同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是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

辨公羊之説甚遠新裒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名有旨或爲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唯書雩數矣以多爲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蒸五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主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從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

定公

三傳言定無正始不同

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

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辨左氏獨得其旨 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歳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故其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

三傳言齊人歸田不同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為是歸之

辨左氏獨得其旨 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為婚姻時或侵伐或平或隟孽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

以兵刼公尼父以退公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為愆義以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強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竟之不可也唯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詛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皆短

三傳言五月郊不同

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

辨公羊之說為短 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

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
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

哀公

三傳言用田賦不同

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
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年不過一乘今復用
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

辨杜氏穀梁之得 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歛也復
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
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税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
牛三頭今别為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

三傳言獲麟不同

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

穀梁曰不外麟於中國也

辨公羊穀梁之短 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局以書之者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致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獻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為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為瑞明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為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為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廼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既非為己春秋修亦非為己蓋懲惡勸善為百王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為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為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遂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

書考索卷十二

續